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三十七回 按察得賊瞞天理 巡撫會審昧良心

卻說詹氏在提刑按察司衙門告了冤狀，那位餘杭知縣劉錫彤早已知道了音信。只因劉錫彤怕楊乃武有什麼動作，派著心腹在省城打探，果然探得乃武妻子在按察司衙門告狀，替丈夫伸冤，忙忙回到餘杭，報給劉錫彤。錫彤聽得，忙命人請了何春芳到裡面商議。春芳也知道了，到了裡面坐下，錫彤忙向春芳道：「師爺，事情又糟咧，乃武的妻子，已在按察司衙門告了冤狀，怕又得提乃武等去審問了，不要審出了實情，非惟我兒子性命難保，就是我也大不方便咧。」子和這時嚇得面如土色，只拖住林氏求救。林氏那裡舍得，忙安慰道：「寶貝兒子，夜明珠，別慌，有錢呢，天大的官司，只要地大的銀子。再化上幾萬，也不妨事。」春芳聽了林氏這幾句話，即點頭道：「正是。太太說的一些不差，只得多化一些錢了。東翁，你趕快上省，同陳魯去商議一回，化幾萬銀兩給按察司示好，請他批駁下來，不准訴狀，那豈不是就了結了呢。倘是事情已僵了，便在審問之時，求他仍維持了原判，那便是了。不過小白菜那裡，又得去騙她一騙，只說是大小爺要伸雪她的罪名，在按察告狀，不說是詹氏所告，小白菜聽了自然越發感激太太的吩咐了。」林氏聽得要錢，忙道：「有有，老爺你明天快上省去，化一些錢不要緊，救兒子性命要緊。」錫彤聽得，覺得只有這個辦法，即命林氏預備銀子，自己明天進省。過了一天，劉錫彤帶了五萬銀子，同林氏進省，臨行之時吩咐春芳，安排衙中各事，自己同林氏到了杭州，下了寓所，即先打探，按察司蒯賀蓀，把這案怎樣辦理？卻打探得蒯賀蓀先吊案卷察閱，再定如何辦理。暗想還好，尚未吊人犯聽審，或者可以把狀子駁斥不准。當下忙來見知府陳魯，陳魯也知道詹氏在按察司衙門告狀，心中很是著急，見劉錫彤到來；心下一鬆，忙屏去左右，向錫彤道：「親家，這事怎樣辦呢？」錫彤道：「卑職也因了這事，來見大人。如今按察大人，尚未把人犯調去，只吊案卷，卑職想能否設法使按察大人把狀子批駁下來呢？」陳魯道：「這可不是容易辦的。親家，你準備怎樣去說呢？」錫彤道：「事已至此，說不得仍化一些錢了，所以卑職特來求大人幫忙。」陳魯想一回道：「這事我去見按察大人，倒覺得不好，不如你自己親自前去，我先同你去說上一聲倒好。」錫彤忙打一恭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卑職感恩非淺！」陳魯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今天就上按察衙門，把案卷親自呈上，你明天便自己親去如何？」錫彤又謝過了陳魯，退出知府衙門，到錢庄上打了一張四萬兩銀子的庄票，一張二千兩的，預備用在按察司衙內眾人。陳魯卻把乃武的一案案卷聚集之後，即到按察司衙門，見了蒯賀蓀，把案卷呈上，一面悄悄地向蒯賀蓀說了關節，明天餘杭縣劉令要面見大人詳稟。蒯賀蓀聽得，知道內中定有緣故，暗想明天劉錫彤瞧他如何說法，再定為意，便點了點頭。陳魯退出，回到衙內，使心腹通知了劉錫彤，命他明天自去見按察司。

錫彤領命，到了明天，備下手稟，將四萬兩銀子庄票，夾在裡面，可以呈將上去。一切就緒，即到了按察司衙中，來見蒯賀蓀。先把手稟呈了上去。蒯賀蓀接過翻開一看，見裡面有一張四萬銀子的庄票，不由得心中一動，知道定有道理，恐說話不便，便屏退從人，向錫彤道：「劉知縣，可有什麼話說呢？」錫彤趨勢向蒯賀蓀打了一恭道：「請大人體諒卑職的苦心。」蒯賀蓀皺眉道：「如何辦法呢？你自然為了楊乃武的一案咧。」錫彤道：「正是，請大人作主，可能駁斥了狀子。」蒯賀蓀聽得，暗想只要駁斥一張狀子，便有四萬銀子到手，這種好處那裡去找，自己何樂而不為呢？便點頭道：「這倒容易，准這樣吧。」錫彤聽得蒯賀蓀已是答應，心中歡喜，忙又忙了個千。謝過蒯賀蓀，方退出按察司衙門，回去同林氏說了。小白菜也不必去看了，錫彤仍留在省城，聽按察司衙門的消息，命林氏先行回轉餘杭。蒯賀蓀得了劉錫彤四萬銀子的賄賂，自然依著劉錫彤的請求辦理，足足的過了十餘天光景，方把詹氏提上堂去，姚士法提出監來，喝道：「好一個刁賴婦人，擅敢告這般誣狀，本院已打聽得明白，你丈夫犯的因奸謀命大罪，已自己招認，乃是真實不虛的事情，怎地來告這刁狀？本當重重辦你們二人，姑念你們無知，不知底細，從寬辦理。」說著，命差人將姚士法打了四十大板，詹氏打了二十背花，一齊趕下大堂，所告的狀子不准，當堂將詹氏狀子擲了下來。兩旁差人，早如狼如虎般把二人趕出。

詹氏只哭得死去活來，到了衙外，便欲尋個自盡。還虧得姚士法有主意，知道內中有出了變故，忙止住詹氏道：「快別如此，這時表弟的性命，都在弟媳手中超伸，你倘是死了，還有誰去伸冤呢？我想這裡既如此糊塗，內中定有了什麼緣由，我們難道不能再到別個衙門中去叫冤的嗎？今天且回去休息一天，明天我們索性下撫台衙門去叫冤去。杭州城內的官，總不能都是個糊塗官吧？」只這幾句話，把詹氏提醒，忍不住連連點頭，當下同了姚士法回轉寓所。夜間詹氏只是痛哭不止，虧得士法在一旁相勸，方能稍殺悲哀，一夜也未曾安睡片刻。到了天方發白，詹氏忙忙催士法同到撫台衙門，士法知道時光尚早，便又勸詹氏道：「表弟媳婦，你也吃一點東西再去不遲，似這般式樣，表弟的冤枉沒有昭雪，不要你倒先病倒了，如何是好呢？」詹氏覺得這話不差，方進了一點東西，同姚士法二人，帶了這張按察司衙門不准的狀子，竟奔撫台衙門而來。

這時的浙江巡撫，姓楊名昌睿，為官平平，也沒什麼劣跡，政聲卻也平常。這天正升堂理事，忽地聽到轅門前有人高叫：「冤枉，大老爺伸冤救命吶！」楊巡撫聽得，心中十分詫異，暗想如何有人到巡撫衙門來叫冤枉呢？難道省內出了什麼冤枉大案？在省內各衙門都沒有審事清楚，無奈到巡撫衙門來叫冤枉不成？忙命門丁彩泉到外面去觀看，是誰在那裡叫冤？這個門丁沈彩泉，卻是個壞蛋，在外面仗省巡撫衙門勢力，包庇控案，無所不為，今天聽得有人在轅門外冤，暗想不知是什麼案件，或竟是有那一處的官員，把官司糊塗了結，真是如此，自己定可從中取利，即興匆匆趕到外面，一看卻是一男一女，跪在地下喊冤。那個婦人已是淚流滿面，泣不成聲，沈彩泉見了，便喝問道：「你們二人來幹嗎的？」詹氏哭道：「小婦有潑天冤枉，求青天大老爺昭雪覆盆。」彩泉聽得，即進去報給楊巡撫知道。楊巡撫聽了，暗想這婦人既說是潑天冤枉，來巡撫衙門喊告，定有不得已的大事，即命帶上堂來。不一時，把詹氏、士法帶到堂上。巡撫向下一望，見跪著一男一女，男的約有三十多年紀，五官端正；女的也有二十出外年紀，十分端莊。二人都是一團正氣，不似個不良人民。即問過了二人姓名，二人都依著報了，楊巡撫道：「有什麼冤枉，當堂訴來。」詹氏便忍不住悲聲，把乃武的冤枉一一說了。楊巡撫聽了，不禁想道：「怎地餘杭縣劉令如此胡鬧，一個新科舉人，怎能隨便的革掉呢，這位學府，也是糊塗，怎不細細的問一聲呢？只是這婦人不到提刑衙門去告，倒到我巡撫衙門，這倒有些奇怪。」忍不住問詹氏道：「楊詹氏，你怎地知道你丈夫是冤枉的呢？你要替丈夫昭雪，何不上提刑衙門去告狀呢？」詹氏忙叩頭回道：「小婦人的丈夫，方中了舉人，家也未曾回過，如何能有心情毒死葛小大呢？又怎能在九月中交毒藥給葛華氏呢？小婦人也到過提刑衙門替丈夫伸冤，怎奈提刑老爺不肯受理，因此沒奈何，來求青天大老爺明鑒，替丈夫伸雪冤獄。」楊巡撫聽得提刑按察司不肯受理，心中越發的奇怪起來，知道定有緣由，便問詹氏道：「可有狀子嗎？」詹氏把狀子呈上，楊巡撫命沈彩泉接過，取到桌上，細細一看，覺得依狀子所說，確是有些疑點，如何按察司不肯受理呢？如今既告到自己衙門，如何可以不管，待我下公事到按察司衙門，命蒯按察司審理自己監審，自然不能再有什麼弊端的了。想定主義，便吩咐詹氏，三日後聽審，准了狀子。詹氏、士法忙叩謝起身，自回寓所等候。

楊巡撫退堂之後，忙命刑幕下了公文，到杭州知府衙門，吊楊乃武一案的人犯，到巡撫衙門聽審。又傳了按察司蒯賀蓀到來，親自吩咐在後天，在撫衙審理葛華氏謀害親夫一案，命蒯賀蓀主審，自己監審。蒯賀蓀領命之後，心中十分著急，回到衙門，很覺躊躇。暗道：「這如何是好呢？倘是審出裡面有弊，劉錫彤已送過自己四萬銀子，若是不好好審理，卻有巡撫監審。正覺得兩難，卻聽得差人來稟道：「餘杭縣求見。」蒯賀蓀聽得劉錫彤到來，知道也得了信息，忙請到裡面。原來劉錫彤尚沒有回轉餘杭，等待按察司批示，駁掉詹氏狀子。昨天駁斥狀子批示出來，錫彤得信，心中很是欣喜，只是怕詹氏再到別處去告狀，仍命心腹在各衙門打聽。今天早有人報給錫彤，詹氏又在巡撫衙門叫了冤枉，錫彤聽得，暗想這事勢成騎虎，不如越發設法把錢連巡撫也運動好了，方是妥當。忙命人回去，催林氏取了錢，到杭州來。

正欲去見陳魯，一同議法怎樣可以走巡撫的門路，橫在煙榻上呆呆的先想了一回，方待起身到杭州知府衙門，只見僕人報道：「巡撫衙門的門丁沈彩泉來見。」錫彤大喜，知道定是因了這案，忙吩咐相請，僕人轉身出去，引了沈彩泉進來。原來沈彩泉聽得這案起初出在餘杭，又聽得這幾天餘杭縣在省內，心中有幾分明白，按察司的不准狀子，或者是餘杭縣暗通關節，所以不准。這一次告到巡撫衙門，自然餘杭縣也得前來納賄，自己何不先去探聽一下，竟有整千的好處，亦未可知。因此即悄悄的打聽了錫彤寓所，來見錫彤。錫彤因彩泉是撫台的親信門丁，又有這事，并不以彩泉是個門丁輕視彩泉，忙請彩泉坐了，笑道：「沈兄下臨，有何見教呀？」彩泉笑道：「大人已知道楊詹氏在撫台大人面前又告了冤狀嗎？」錫彤聽得正是因了這事，忙屏去僕人，悄悄的道：「沈兄，我知道的了，可是老大人怎樣的主念呢？」彩泉見有些意思，微微的冷笑一聲道：「怕有些糟了吧，撫台大人已傳了按察司主審，自己監審咧。」錫彤心中別的一跳，忙向彩泉笑道：「沈兄，即承下顧，可有什麼妙法，教導小弟一回，可以換回老大人的心意，小弟自當重謝。」彩泉聽得，頓時露出了笑容，沉吟了一下道：「大人準備怎樣呢？」錫彤暗暗一想，即笑著道：「只要老大人能不細求根原，仍維持原判，小弟情愿化上四萬兩銀子，作為冰炭之敬，小弟今天本來要托人向撫台大人商懇，如今老兄到來，最妙的了，就請老兄轉達愚忱如何？老兄是撫台大人親信，自然必能成功，至于老兄如此照應，也當重酬。」說著伸了三個指頭道：「這些小數，以為酬勞如何？」彩泉聽得有三千兩銀子到手，不由得興高彩烈，笑道：「這也得瞧撫台大人的意思怎樣，方能說定，大人既這般厚禮，我自當盡心辦理。這樣吧，我先回去，探探撫台大人的口氣，倘是成功，我再來取銀子，不過下家衙門口諸位師爺弟兄，大人也得設法辦妥，不然，卻也不好。按察司那裡，大人可也得說好，他是個主審官兒。」錫彤點頭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！撫台衙門的事情，一切都托老兄，師爺們等眾人，再加上四千之數。總之都請老兄幫忙。按察司處，那不要緊，由小弟自己去說就是。」彩泉即義形于色的道：「好，都在我身上，明天你靜候好音吧。」說著，即行告辭。

錫彤起身送過，心中便安定了一半，忙忙橫在煙榻上，過足了煙癮，到按察司衙門，來見蒯賀蓀。相見之後，蒯賀蓀道：「劉令，這怎麼辦呢？」錫彤即把沈彩泉到來的事情，向蒯賀蓀說了，蒯賀蓀聽了。方才定習，便道：「這卻是好，只是這案你以為怎樣辦呢？」錫彤忙又打了一恭道：「蒙大人恩典，維持了原案，卑職感激不盡了。」賀蓀點頭道：「只要撫台那裡說好，方能妥善。明天你再給我個信息吧。」錫彤謝過出來。回到寓所，心中記念著沈彩泉，不知可能向楊巡撫說妥。一夜也未好生安睡。到了明天，去催林氏的人已伴著林氏到來，錫彤一見，忙問：「銀子可曾帶來？」林氏笑道：「為著兒子的事，也說不得了，帶八萬兩的存摺在此。」錫彤取過，忙忙的去，打了一張四萬，一張四千，一張三千的庄票，只待沈彩泉到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